

她肚子好餓，但這種感覺又是輕飄飄的。

鈴離開社區後，在抵達商店街的過程都十分的順利，她手鬆鬆地握住菜刀，前幾天從窗戶往外看時那種有人被“人類”襲擊的場景到目前都還沒有出現過。她已經往背包裡放了兩個掉在人行道上的罐頭，鈴走入一家還算乾淨的商店，跨過門口地上的衛生紙盒，在要轉進第二排貨架時聽到了些聲音，她縮了一下脖子，小心地只探了頭過去看。

紅髮少女愛瑪在第二排貨架翻找著所剩不多的可用物資，並放入了看似其他大賣場的推車之中，尚未發現轉角窺視的來人。

看起來應該是正常的人類，鈴猶豫著是否開口搭話，這幾天的世界到底變得多奇怪，她因為沒有出門都不曉得。雖然也沒有窩藏太久，但獲取外界的資訊是很重要的，她便已經做出了決定。

她首先用鞋底先踏兩下地面發出聲音再說話「嗨……你也是正常的人嗎？這幾天你過得怎麼樣？」

「誰？」聽見腳步有點緊張的少女掄起球棒，但聽見了女孩的嗓音後，似乎放鬆了一點「……嗨，除了有點嚇壞之外，是正常人沒有錯哦，這幾天城裡一片混亂，我也不知道怎麼過的……」

由遠而近的引擎轟鳴聲打斷了兩個少女的交談，卸去消音器的車輛不知低調地橫行於幾近廢棄的道路上，吵雜的喧鬧混雜著笑罵，穿著打扮顯然非善類的四名男子各自手持武器，兩名守在商店入口、另外兩名則咧出迫不及待的笑容，蓄意將刀刃在地上拖行製造出刺耳的刮擦聲響。

「幹、一次兩個妹，大豐收啦。」

「你們……不准過來！」察覺危險的少女將推車用力朝不速之客推了過去並放開手。接著以那雙纖細且顫抖著的手臂，重新抓好球棍，試圖為萍水相逢的女孩爭取一點時間。

「哈哈哈哈這麼大方！一開始就要把物資送給別人！有沒有買一送二啊？啊？」重心不穩的推車很快翻倒、貴重的食物罐頭散落一地，連入侵者的腳邊都還沒撞到。

「正好我們餓了。」感染者相視一眼，各自分配好了無辜的獵物；外頭留守的另外兩個則是罵著髒話跟先行進入的兩名混混相互罵著不堪入耳的穢語、爭論優先權，不顧停放外頭的車輛，也踏進了商店裡。

鈴有些目瞪口呆的看著闖進商店的四個人，噢…好吧，今天一直很安全的運氣就到這裡了。

她瞄了一眼拿著球棒的姐姐，商店入口被守住了，四個人加上他們刀子的武力 很明顯她們幹不過。

而且鈴也離他們太近了。

如果今天只有她自己的話她就直接就範了，但旁邊還有其他的女性，鈴深吸一口氣向她喊「後面倉庫有後門！」

不知道門的情況怎麼樣，但當作投桃報李，鈴向來不喜歡臨場掙扎，一想到這就頭痛，她用雙手拿著沒路用的菜刀，堵在第二排貨架的入口：「你們……應該不吃人肉吧？」她真的不確定 襲擊者 的情況。

「那你快逃，這邊無論如何我會想辦法的！」愛瑪何嘗不想逃走，但看見另一位女孩沒有退意，不想留憾的她咬緊了牙邁步向前試圖攻擊最近靠的惡徒，匡噹一聲失手揮到貨架後，反作用力卻震讓沒揮過棒的她，手幾乎要麻掉了。

「咦！」貨架的匡當聲讓鈴反倒是被嚇了一跳。

她沒想到這個姐姐反而是跑到前面來了，這樣一來一往三回合，倒是沒人能跑走了。

惡徒們嘻嘻哈哈地看著根本算不上威脅的攻擊失誤，迅速分散開來，往眼前試圖掙扎的女孩們一人一拳、往女孩柔軟腹部的打擊。

「我們喜歡請女生『吃東西』。但是這個小姐這麼不乖哈哈——這下子不先吃教訓不行了。」看著女孩痛得臉色發青、曲起身軀的模樣，感染者露出了興奮的神情；後面大概是已經分派好順序的另外兩個，則是討論起等下先使用『哪個』的『前面』。

被揍了一拳。

……本來就空空的肚子這下簡直就像是要凹進去一樣，雖然只是她誇張了，但她更慶幸還沒有東西已經吃下去卻被這樣子打出來。

鈴乾脆俐落的放棄反抗，但是好餓。

「請你們自便了，我會配合的。」

在結束後她一定需要四個罐頭來填肚子的。

「哎唷、妹妹妳很上道喔，不錯，有前途。」其中一個感染者笑著解開了褲頭，對女高中生露出猙獰的陰莖。「好好做，搞不好晚點我們還能好好商量一下。」

一拳下去愛瑪手中的球棒就鬆了手，再一拳打在露出的腰際上，她就被打倒痛苦的摀著腹部。透過了凌亂的劉海，愛瑪看向一同遭遇不幸的女孩「——咳、咳！嗚，妳……為什麼不逃呀？」

鈴才想問出這句話——

但事情已經定案了，她幽幽地小聲說了距離太近、而且她也實在太餓（跑不起來）的事情，當作給這個有眼緣的姐姐的解釋。

她給出倉庫後門的資訊時是希望看上去體力比較充沛，位置也比較靠後面的這個姐姐可以逃跑看看，她對自己倒是無所謂，只可惜兩邊各自都做了對方預設之外的行動。

咕啞。

鈴吞咽滾動了一下喉頭，有些猶豫的伸出手。

原來對方的目的是性，這要怎麼開始做呢？

她的指尖首先碰到了龜頭，手指再沿著紋路走到柱身上，動作有點太輕了，不確定感覺如何。

「那邊那個不懂事的就只能吃苦頭了。」另一邊試圖反抗的女孩已經被按在地上，身上的衣服被刀刃劃成碎片。「再繼續反抗，就先挑斷妳腳筋，我們再開幹。」

寬鬆的衣衫被割開、撕去時少女發出了尖叫，雙手被按在地面上無法遮掩暴露出來的豐滿乳房「啊啊啊！別、別這樣！我.....會配合的。」眼角泛淚的愛瑪，看著一旁的女高中生冷靜模樣，多少清楚了自己的處境，壓抑著自己的負面情緒，低聲下氣的哀求。

「制服妹、張嘴。」小混混不耐煩地咋舌，直接扳開鈴的下巴，強硬地將勃起的肉棒塞進少女喉嚨。「沒人叫你慢吞吞的！」

另一邊的小混混則是被女性柔軟豐滿的胸部吸引了視線，命令只剩下幾條破碎布料的紅髮少女用手臂夾緊乳服形成兩道豐滿的山峰後將性器插入白皙雙乳之間挺動起來。

「.....這樣嗎？唔。」愛瑪抿抿嘴，勉強地配合命令，看著乳房夾擠出的乳溝，緊緻的包覆住插入的雄性象徵，只不過潤滑不足有些乾澀。同時，趁機觀察著男人們的身上有沒有機車鑰匙。

從喉嚨發了一個反應的含糊音。

下巴被男人扳著，鈴張口含進撞進來的肉棒時努力收起了牙齒，濃睫毛底下的眼睛沒有半分意見的睜起來，只是口腔內舌頭被壓住的體驗有點像是催吐，她有點可憐的反射著去用深處的肌肉做出蠕動，身軀柔軟的跪坐著挺身子。

「幹.....這制服妹很懂喔，不是第一次了吧。」揪起女孩的長髮，女孩咽喉的收縮反射跟潮濕溫暖的口腔黏膜顯然讓小混混得到了快感，也沒打算等她適應就挺腰插入；同時對後方另一個同伴使了眼色，翻起女孩的制服裙擺，仔細觀察起她因為跪坐且前屈上身而顯得圓潤的臀部。底褲 已經有一片深色的溼濡痕跡。

只是不排斥而已。

鈴討厭痛苦，要是牙齒弄痛了對方就可能會被打，所以無師自通的學會小心這一點。

保存體力和耐心，她還不確定她在滿足襲擊者之後的下一步，鈴在等待更多的訊息，但對於“當下”也沒敢不當回事了，被抓起的頭髮和身後的涼空氣感正在提醒她這件事情。

作為剛抓到俘虜的男人們的視角，一定還在觀察她們吧。

怎麼樣的女孩子他們會喜歡呢？

配合是要的，賣弄聰明又會使他們給出警告，真的很困擾。

鈴順著髮根的力道頭適度的向上昂，不安的看了一下男人，又有些顧慮的沒盯著看，她想縮起被掀開裙子的屁股，但也並不堅定。

另一邊正盡情使用女性飽滿雙峰的惡徒反手賞了她一巴掌後，用可以說是撕扯的力道將女性的乳房掐出紅豔的顏色。「媽的還有精神四處打量？剛才痛不夠是吧？」他的同伴扯開了愛瑪的熱褲，意思意思用肉棒蹭了兩回柔嫩的陰唇後就插入女孩緊窄的肉壁，拉開女性雙腿挺動起性器。

啪的一聲，愛瑪的臉上留下了鮮明的掌印，一陣暈眩後她恍恍惚惚地說著「——痛！我會好好做的……欸，要進來了，嗚！」雖然心裡楚於擔心受怕的狀況中，但身體彷彿早已接受命運，完全浸潤的腔內讓侵犯的凶器順利進入，開始抽送。

「賤貨，爽嗎？」另一邊的紅髮女孩雖然被打了一巴掌但是反而引起穴肉一陣收縮的快感，引的小混混更是賣力挺動，抽送的律動將黏稠的愛液沾滿女孩柔嫩的陰唇與腿根。

「嘶——」在第一下，有東西在裡頭被撞破的疼痛感讓鈴身體緊繃，深吸了一口氣，但那沒有持續很久，一下一下的抽插撞擊讓她的嘴裡也不禁為身後的異物洩出破碎呻吟。一下、一下、一下、啊、啊、啊、啊、嗯！

說不出痛苦或很爽，那種感覺讓她生理性的瀰漫出一些些淚水，前面因為必須張著嘴而讓唾液早就漫出了唇外，原來這就是，性的感覺嗎？

她不討厭啊。

「……很舒服，嗚！哈啊、啊，啊！」明明被兩個男人給欺侮著，為了不再討皮痛也只能說著違心的謊言，但身子越來越有感覺倒是真的，隨著男人加速的抽送，她已按耐不住發出了呻吟。

溫暖潮濕的吸吮力道讓惡徒也沈溺其中，只剩下女性的呻吟跟偶爾吸氣、活塞運動與情色的體液黏稠攪動的聲音。

「婊子、幹……嘴巴說不要，實際這麼騷？」使用著女孩嘴唇與咽喉的男人扯著女孩的捲髮，往喉頭用力頂了幾次後把仍不斷抽動的性器對準女孩一塌糊塗的臉，把腥臭溫熱的精液澆在她臉上。

「快點，換位子了。」另外一邊已經把紅髮女性柔軟的乳房揉出了好幾處紅腫的痕跡，快速在雙乳間挺動了幾下後，掐住她的下顎往喘息著的唇邊與口中射精。

「哈啊，咳……」

被強迫張嘴的愛瑪沒能好好接著男人射出的精液，白濁的痕跡從朱色的唇，一直沾染到了胸口被施暴所留的紅印上。

但少女沒有喘息的時間，另一個男人仍在她身上賣力衝刺，她用雙臂反撐著上身，承受著對方的挺動，失去手臂的包夾，豐滿的巨乳，隨著動作如波浪般晃蕩。

不，還沒有結束，被持續的插入讓鈴的腦袋有點發直，她下意識地把也被射到了唇邊的稠液給舔掉，卻分不出自己到底說話了沒有。

後面還在繼續，這次嘴裡沒東西塞著，她能順利發出那些承受理道的短促叫聲，少女的聲音本該是清脆的，但帶著求饒、嗚咽那些成分跟一半不適又難免舒服的媚意，讓人就想到了發春的小母貓。

她上身的衣服都還好好穿著呢，面上潮紅又緩不過神，鈴是有好好沉浸其中和享受的。

兩人不自覺嚥下精液的樣子更加激起了感染者們的欲望。

男人們一邊持續著往女孩子們潮濕柔軟的肌膚揉捏，底下濕淋淋的粉色陰唇含著粗黑的肉棒，本來就粗糙的手指搓揉女孩們那個豔紅色、現在因為充血而稍微鼓起的陰核；稍微刺激一下，兩個女孩現在甚至主動扭動起腰際無意識地迎合。

「下面的嘴也給老子好好吃下去——接好了、操、」狠狠往女孩們臀部賞了幾巴掌，將白皙肌膚掌摑到發紅時也享受著肥厚肉壁收縮吸吮的力道，喘著粗氣將精液射在女孩們深處，惡徒們打算相互交換獵物時，鐵皮屋頂響起巨大碰撞聲；然後像是有什麼沿著屋頂奔跑過去的聲音。

硬挺的肉柱終於釋放出了那種堅持的衝勁，即使這樣，卻還可以再戰鬥，這一點應該就是這些人和以前的人類不同的地方之一吧。

熱融融的，輕微的脹意似乎帶著些酸軟，有一種奇怪的酥酥麻麻漫佈了全身，就像是從小腹傳來了某種情緒，又不鮮明，在輕撓她的心肺。

頭頂有巨大的聲音傳來。

鈴抬頭往上看去的同時，餓肚子的感受似乎也減輕不少，舌有些乾澀。

「哈啊、哈……得快點離開這裡比較好吧？」

愛瑪狼狽地撐起上身，抹去唇邊的汙穢，擔心害怕地望著頭頂。

雖然屋頂的腳步聲也不尋常，但那巨大的第一響無論是什麼造成的都非常不妙。

兩人一組的感染者分別前往前門與後門勘查情況。

很快地、從店舖後方伴著淒慘的嚎叫的同時傳來類似於水球砸向地面的聲響，動搖了負責前門的兩人，並開始互相推諉要求對方去查看情況——最後是同樣可疑的水球落地聲、直到最後一人怒吼著衝出店舖時身影一瞬間消失，而吼叫嘎然而止的寂靜。

全身黑色運動衣，體型看不出男女的蒙面者從入口上方躍下；戴著口罩的Es看了眼衣衫凌亂跟室內的狼藉，抱在一起的兩個女性身上還沾滿了白濁。Es手持警用甩棍警告她們別輕舉妄動，沒有直接衝上來性交表示目前暫時還沒有進入發病期；於是從包裡摸出兩罐水、以及剛才從感染者身上掉落的車鑰匙扔向她們，地上散落的物資跟罐頭他則是撿了幾罐。

「——啊！」在聽見慘叫的同時，愛瑪反射的抱著一旁同樣遭到施暴的女孩，等到聲響平息後，便望向對自己拋來水與鑰匙的黑衣人。
「.....謝謝你。」

鈴也抱住了身前的愛瑪，兩個都很有份量的胸脯擠胸脯，她下意識的輕拍著愛瑪的背，又睜大了眼睛努力看清楚發生的事情。
前去查看聲響的惡徒四人接連地被這一次光顧這家商店的人打倒，看來無論是對誰而言，這末世都是危險的。用黃雀在後來形容再適合不過。

鈴接住了黑衣蒙面者給的車鑰匙，把水和愛瑪平分，但她有好多問題想要請教看起來非常熟練這世道的蒙面者。

「謝謝你.....」

「那個.....請問那些會出現在街上的人需要襲擊人的原因普遍都是性嗎？」
得抓緊機會發問才行，這是比其他事都還要讓鈴在意的問題，如果是的話.....

「那要取決於妳對襲擊的定義。」Es將地上散落的碎布撿了一片起來擦拭沾染血跡的甩棍前端。反正衣服也破得不成樣，眼前的女性們是沒有辦法把碎布湊起來穿的。「如果只是要求那些，還算輕鬆的，小心不要感染就可以。」

「麻煩的是趁機劫掠跟隨機殺人的傢伙。」

「殺人嗎？.....仔細想想這裡留著的物資，就像是陷阱一樣不尋常。」
紅髮女子從鄰近的貨架拾起寬大夾克，甩了甩灰塵後，給女學生披上。
「我叫做愛瑪，不知道能不能暫時一起同行呢？至少比獨自一個人安全？」
雖然有些沒有把握，如此向兩人提議著。

「車鑰匙已經給妳們了，而且妳們的樣子.....我認為我自己單獨行動比較安全。」Es挑眉，嚥下了眼前身上沾滿白濁的女性們可能發生的感染風險；以及車輛在地震頻繁發生之後，是否還能適應目前的路況也不清楚。「離開的話要盡快，車子是明顯的目標物。」

鈴對愛瑪給她的外套輕聲道謝，對她的提議則是：

拒絕了。

並不是擔心麻煩，但想到自己對危險和要緊關頭的反應總是不積極的，源自於她比別人低了許多的底線。
也許會讓人詬病。

配合不順利的時候也會像今天這樣子，會不會讓人覺得是拖累了呢？
對看著蠻喜歡、人也好的姐姐，鈴不想讓她得要一同面對鈴自己選擇的後果。

她婉拒了愛瑪的好意，記住了男性的忠告，在離開前感謝二人並告訴了愛瑪自己的名字。

人都該更自由一點。

「那麼，各自好好保重了……」

愛瑪露出苦笑，匆匆地搜刮了必要物資後騎車離去了。

心想剛才襲擊的傢伙們也曾是人，在這個信任已隨著秩序被破壞的世界，或許只有自己能夠相信吧？